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十二

非三

南谷子杜道堅集

上禮篇

老子曰上古真人呼吸陰陽而群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不領理隱密自成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及世之衰也至處穢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及至神農黃帝纁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萬民莫不殊身而思戴視聽故治而不能和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真施及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為偽險德以為行知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誕以脅眾琢飾詩書以賣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偽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漸所由來久矣是故至人之學也欲反性於無游心於虛世俗之學耀德擾性內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譏名聲於世此至人所不為也耀德自見也擾性絕生也若夫至人定乎生死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

之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

上禮者言凶軍賓嘉五禮之謂歟上古真人則玄古之君也當時群生純樸萬物大優自處穢氏逮於神農黃帝施及三王治各不同禮亦隨變至五伯戰國而大宗之

本矣矣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俛而探也走獸可係而從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為人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夫民迫其難即求其便因其患即造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立後世此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適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知規矩鈎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

聖人之制禮樂者不制於禮樂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天道靡常世變愈下古者之君被髮而無卷領天下不非其服者民物蕃息同懷其德矣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為人害法度

器械因時而變由是兵革興焉

老子曰昔者聖王仰取象於天俛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瘠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飢寒之患辟疾疫之災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仲季之叙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立大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也得道即舉失道即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敗者也唯聖人可成而不衰

天地一元之理人身一生之理乎知生之始即開物之初則知生之前乃開物之前

矣人之幼而壯即元之會而運壯而老即運而世也知少化即壯壯化即老老化即死則開物之後可知矣若夫化化而不化者其唯聖人乎

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及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不以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為姦偽以解有罪以殺不辜其作圍也以奉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其尚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及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廢公趨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

文字之書萬世之龜鑑也聖人建事之初意樂則歸神杜淫書以領理百事圍以成宗廟之具尚賢以平教化正獄訟之情及其衰也樂則淫色書則姦偽圍則弋獵賢則朋黨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宜矣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故聖人治弊而改

制事終而更為其美在和其失在權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州之高以為九卿一國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

天地之大非人不立帝王之尊非民何戴四方之眾非禮義廉恥不能為治是以聖人革弊更制必以禮義廉恥為之四維賢者在職禮義修而刑錯不用矣

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雋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眾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人雋也行可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

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此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英雋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皆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今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黨與賢不肖可論也

古者選士之法道德為上仁義禮樂次之書數法度又次之英雋豪傑乃以智取之豈戰國之法歟夫天下之理小不足以制大弱不足以制強從衡捭闔之論行雖嚴刑不能禁其姦矣

老子曰為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其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趨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激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其意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圍獸不塞其

垣而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雍之以手故曰開其允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者遏情開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咽噎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強故莫能終其天年禮者非能使人勿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

禮者檢身之式防邪之具天下之通道也如顏子之視聽言動以禮存心則非禮者自不能入矣夫禮之用以和為貴君子之心滿腔是禮誠於中形於外而自然之和益乎天地人情以之洽陰陽以之和萬物以之育

夫使天下同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變為塵垢矣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盜竊之難治也久矣竊鈞者誅竊國者為

諸侯是盜在上而不在下若堯之茅茨不剪樓桐不斲雖賞之不竊也傾宮瑤臺瓊室玉門桀紂之過身死人手悲夫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仁義立而道

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倫之際也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為義者布施而得尹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即生相食之蟲土積即生自肉之狩禮樂飾即生詐偽事物之用未有久而不弊者也雖道之可循德之可得苟非其時亦不能行君臣尚義猶不免於相非父子主恩或不免於生怨是豈人心之固有哉

末世之為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散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管負信爛熳入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及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

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贖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不能禁也

人以食為命一日不食則飢三日不食則病七日不食則死古者國有十年之儲故能當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而民不死也末世之為治不積養生之具蓋由人主多欲不能省事上不足贖則必取於下下不足養則必爭於時食其重矣哉

老子曰衰世之主鑛山石挈金玉摘碗蜃銷銅鐵而萬物不滋剝胞焚郊覆巢毀郊鳳凰不翔麒麟不游構木為臺焚林而取竭澤而漁積壤而丘處掘地而井飲濼川而為池築城而為固拘獸以為畜則陰陽緣戾四時失叙雷霆毀折電霜為害萬物焦大處於太半草木夏枯三川絕而不流分山川溪谷使有壞界計人眾寡使有分數設機械險阻以為備制服色等異貴賤差殊賢不肖行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殺不辜誅罰無罪於是興矣



盈而不知止者天地鬼神之所共譴也夫陰陽緣戾四時失叙雷霆毀折雷雨為害萬物焦大川絕不流是皆虧盈變盈害盈之所致不能省愆則必有人道惡盈之禍起是可畏也

老子曰世之將衰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於天發號令逆四時春秋縮於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遁而不言群臣準上意而壞常疏骨肉而自容表人諂而陰謀遠戴驕主而像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群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緩步金積折廉壁腹無贏穀龜無腹著莖日施天下不合而為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倬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為剗削爭於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大半舉兵為難攻城監殺覆萬危安大街車高重疊除戰隊死路犯嚴敵百姓一反名聲苟盛兼國有地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

陽生陰殺二氣更運國運興衰因若有數然則六運交終一陰肇始降水示儆九年為災自非有堯舜禹三聖人者出嚙類絕矣是故興衰有數治亂由人

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末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墮肢體黜聰明大通混溷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失也是以不得中絕

古人立教三公論道變理陰陽存其亡治其亂有聖賢者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黜邪佞之臣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混天下為一家子孫相代而治

老子曰鄭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蛟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庇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華也夫即大

裂之道也其政閭閻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水太清者魚鱉不入懼網罟之害也山不生毛者麋鹿下游失陰庇之安也石上不生五穀無著根之地也末世之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尅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者明主不取焉

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為奇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逸為勞奇正之相應者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即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即有數者禽無數

文子之書前以皇起後以霸終其皇帝王霸之書也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此古今之通論霸者則不然用兵以奇治國亦以奇則是政復為奇善復為妖矣於戲治國失政而以奇為務者尚何足以多算云哉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十二